

亡魂

陈楠

-

编者按： 这是一个热爱戏剧的大学生的作品，希望能够得到行家的指点！

序幕

时间 英国殖民统治动乱时期

地点 版图中部利物浦城

人物 卡塞林——一个地道的社会最底层的卑微人物，因为看到了，听到了，尝到了，悟到了“生存哲理”而逼向了“金光大道”的仕途人生，一辈子不曾认为自己犯下一个错误，却未曾想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清浊难辨的世间自以为看透了，这或许就是他的悲哀。

叶卡尼娜——生下来便被认知每一根血脉神经都连动着富贵，习惯了眼睛看事物，殊不知那罪恶糖衣包裹着的丑恶灵魂，眼睛永远不会看到里面。

米切尔——一个蹲下擦鞋的人，心却比那些站着颐指抬腿的人高贵；一个万贯家产的继承人却宁愿抛开世俗的枷锁，俯下身，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欢喜送俸钏 虏闷酥饰仕 孀判腋 5 淖罾笠淮伟 牧榛

睽睽徽馐兰湮奘桐纳甬荆 残恚 挥兴 耨
棚 皇粲谖飧齟侨思洹？

柏丽莎—如果说人能被金钱所俘虏，那么，她是一个例外，一滴晶莹剔透的水滴啊，最终被这混沌的浊浪掩埋在深邃的海底。

布景 一间屋子的灯火在浓夜里通明着，散放着刺眼的光芒，房间里尽是一股刺鼻的浓香，幕起。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手拿一把白色羽扇横卧在房间正中的漂亮沙发上，旁边立着一个侍从模样的中年男子，不住地说着什么，整间屋子金碧辉煌。

侍 从 （右手贴着左胸，弯腰，一脸奴颜）我最最尊贵的叶卡尼娜夫人，您是那般地美丽，那般地雍容华贵，（眼睛窥视一下她的面部表情，见其没有什么反应，接着说）您的美貌哪是任何凡物所能拥有，（突然抬头，故作惊诧）难道您是上天赐予世间的神灵？（双手合十）谢天谢地，这个黯淡无光的世界终于有救了！（紧闭双眼，表示虔诚）

叶卡尼娜 （坐起，连忙）神灵？你是说我是天上的神灵，是这样的吗？

侍 从 （双手摊开，斜上，以示仰慕）岂止是一般的神灵，您定是美神的化身。

叶卡尼娜（白色羽扇掩映玲珑的双唇，尖而纤细的笑）卡塞林，你可真会看哪。我真的像你说得那么美吗？

侍从（笑，看她）您难道还不自信吗？（认真）您的美貌使日月为之遮目，百花无不汗颜，就连那碧天的星辰遥见您迷人的笑靥都惊愕地忘了眨眼，（舞动手臂）您是世间的宠儿，即使是再美的事物也不及您的十分之一，所有的女人都嫉妒您无与伦比的光艳，无数英俊的男子拜倒在您的芳裙之下，（单膝跪下，右手按在左胸）而我，您最忠实的奴仆，愿一生臣服于您的膝下，任您调遣，为了您，我情愿舍弃一切，甚至于我的生命，只因您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

叶卡尼娜（欲起身，瞟了他一眼，昂着头）是的！我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侍从（依旧跪着，右手高高托起）您当然是，我高贵的叶卡尼娜小姐。

叶卡尼娜（右手轻扶托起的那手，由沙发下，高傲自得地狂笑）哈……我早就这样认为。（走至房门口）你可以走了，喂，上库房领三个英镑，算是我对你的赏赐，这样你可以多些衣服来遮挡你们这些贫穷的下等人丑陋难看的身躯。（笑声又起，久久不息，回荡，下）

侍 从（不语，却还是跪着，骤然紧握双拳，泪要涌出，悲愤）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撕得粉碎！（手猛然捶地，站起，向空洞的房门，恶狠狠地）等着瞧好了！

（愤然而下）

第二场

深色的夜，破旧的门窗挡不住风的来袭，嘶嘶地哀嚎，油灯无精打采地燃着，发着一圈圈黄晕的光，似有意却又无力地照着这个通透的夜。

米 切 尔（闻脚步声，急切地）父亲，您终于回来了，我等了您一晚上，怎么，您喝酒了？（上前搀扶）

卡 塞 林（踉跄进屋，倒在床上，酒瓶紧握）（苦痛）我今天好开心，我有了三个英镑，（说着把手伸进最里层衣服的暗兜，许久，捞出钱币，凝视着，自语）钱，光灿灿的钱哪，你一就是一切！只有你才能使拨弄的灵魂得以重生，也惟有你让人不再在双腿间夹着自尊，我痛恨你，可是我又狂热地喜欢你，为了你，什么自尊，骨气，统统见鬼去吧，我只要你，你是属于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一阵狂笑）不会有任何人把你从我的手中抢走，我要一点一点地占有你，征服你，还要征服所有鄙视过我的人，我要把她

（他）们重重地击垮，我要让她

（他）们知道，谁才是命运的主宰！

米切尔（惊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您这样想，您又去了叶卡尼娜公爵夫人的爱姆贝尔府了？

（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肯听听我的话，却执意要做那些自己都痛恨自己的事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过朴实而平凡的生活？（哽咽）我用我的双手为人擦鞋，靠我的劳动所得足以养活这个家，父亲，醒醒好吗！

（眼中闪烁泪水）如果母亲看见您这样，在天堂的她会心痛地无法安息的。（恳切）求您，放弃吧，放弃这些对利欲的迷恋，只要我们快乐的生活，不是比什么都可贵吗？父亲！

卡塞林（苦笑）快乐？什么是快乐的生活？（指周围环境）像这样每天吃乏味的，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粗糙的，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衣服；住简陋的，破旧不堪的房子？（冷峻怒目）这就是你所谓的快乐？（脸部肌肉一块块剧烈抽搐着，厉声地喊）不，这种生活我受够了！（由床上一跃而下）

米切尔（惊恐地一颤）父亲……

卡塞林（脸朝天张开双臂，欲望冲斥着每一根神经致人发狂）我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还要权利、地位、名誉，我要笑着俯看她（他）们奴颜婢膝地跪在

我的脚下舔我的脚趾头，我要让她
（他）们知道轻视我的人下场有多么
的悲惨（咬牙切齿）这才是我的快
乐！（惊人心魄的狂笑）我要让所有
人都成为我的奴隶！那一天，迟早会
到来的！

米 切 尔 （预感到一阵寒意，良久愕然无语）父——
——父亲！（不相信地）怎——怎么会
——这样，她（他）们是谁？你要报
复谁？（刹那间不寒而栗）难——难
道是——叶卡尼娜公爵夫人？！

卡 塞 林 （慢慢得放下手臂，使劲地握着双拳，目
光犀利）是的，就是那个自恃清高的
丑女人，要不是年轻的叶卡尼斯公爵
死时给她留下一大笔遗产和显赫的地
位，她怎会这样自鸣得意，（沉吟）
而我，又怎会摇尾乞怜地求得她些赏
赐！（眼中满是血丝，脖子上青筋直
迸）命运——就是这么不公！有人生
下来就达官显贵，有人却注定一生为
衣食劳碌奔波。（暴怒）不，我不信
命，我的命运在我自己手中，总有一
天，她的财产是我的，爱姆贝尔府也
会是我的。（转头看手中攥着的三个
英镑）钱，多美的东西！（亲吻钱
币，苦笑）只有你——才是最真实
的！

（倒在床上，睡去，钱币依旧攥在手心）

米 切 尔 （诧异中涌起不安，预感灾难将要来临，望父亲狰狞的面容，眼睛不由地发酸，伸手抹去了一滴眼泪，沉痛）父亲…… （幕落）

（旁白） 命运确实变得很快，它替代了一切抱怨，在罪恶的驱使下，实现自我的想。

第二幕 第一场

（旁白） 不知过了多久，这里爆发了一场天崩地坼的战争，那个“仇恨家”紧命地抓住这次机遇，由于欲望的驱使，他很快成为起义队伍的领导者，他扬言要将那些养尊处优的败类打倒，将（她）他们的钱分给贫苦的人们，因此受到数以万计劳苦大众的拥戴，很快他的影响遍及全国，终于有一天，他站在了权利与地位的最高点，那衣装上熠熠发光的勋章似乎在证明：他——就是骄阳，也许这场战争的意义就是让这世间的各种人补上各自所没有经受的生活。

布 景 天边泛红，初升红日的光线将这间狭小的屋子中仅有的几件简单摆设照得坦荡。屋子中有两个女人，一位在角落里认真地缝制一件衣服，正中央的那个则在不停地对着镜子，当天空大亮的时候，她们依旧各自继续着。

柏丽莎（轻声地）母亲！这是我给您做的一件衣服，（递上刚完工的新衣）您看看，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希望您能够喜欢！（满日期待）

叶卡尼娜（恼怒）这是什么衣服！我怎么能穿这种衣服见人？（手提拎着那件用心血缝制的细纹格子衣裳，鄙夷地斜视着）

柏丽莎（惊吓中饱含无奈，慌忙地）对不起，母亲！您不要生气，我马上改！（连忙去拿针线）可是，您能告诉我，您要怎样改？（恳切）

叶卡尼娜（不耐烦）算了，算了，不必改了，这么难看的衣服，我是绝对不会穿的。

（陶醉）想想我以前那些华丽的衣服，那些贵重的首饰，那幢富丽的大房子，那样奢华的生活，再看看现在。（叹息）上帝，我简直要发疯的死掉！（到梳妆柜前，掏出那把贴身的钥匙，打开柜子抽屉上的那把大锁，拿出一个小木箱，将里面的布包一层又一层地剥开）谢天谢地，上帝还对我有一点仁慈之心，让我还有这点首饰不致垢面街头，（恶狠狠地）要是哪个丑陋的小妇人把它们从我眼皮子底下偷走，那我非得跟她拼命，不让她有好日子过！（冷冷地看着镜子里的她）感谢上帝！它们是我的。（边说边将首饰全部戴上，周身的照着镜子）好看吗？

柏丽莎（听出母亲的话意，呆呆地注视着手中那件亲手缝制的衣服，一阵阵的心寒，眼不禁湿润）好——好看（哽咽）。

叶卡尼娜（放纵）我就说嘛，还是说明我漂亮！（又照了一气，转头向她）好了，我要出门，去城中心那个大广场散散步，看看有什么热闹可瞧，（扫了一眼她，转身，向房门走，甩下一句话）回来时我要看到桌上热腾腾的早饭，听到了吗，我的女儿！（至房门下）

柏丽莎（含泪）是，母亲……（呆坐一阵，放下衣服，起身，手拭去泪水，去做饭）

（幕 落）

（旁白）镜子的正面映射着肉体，
镜子的背面折射出灵魂。
凡庸的镜子将人照的无颜无色，
虚空的镜子因为灵魂的堕落而变得虚空……

第二场

（旁白）城中心的纳普尔广场像是一个永远睡不醒的饿汉，一向无所事事惯了，自己也深知这里的上层人嫌他档次太低不愿来交际；下层人呢，又整天忙于糊口更无暇来这里附庸风雅，饿是自然的。而今天，面对这胀破肚皮的人群，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全然顾不得自己能否吃得消，似受宠若惊地腆着肚子，招摇着。幕启）

众人（散落在广场各处，各自高谈阔论着，互相拥挤着）

有人（手指着远远的一列阵势，大声喊）看，他来了！

众人（一窝蜂地朝那个方向倾去，纠结在一起，围在外层的人踮着脚，探着头）

卡塞林（后跟随着几十个卫兵，浩浩荡荡地由广场入口上，登上高高的演讲台，整了整上校军装的衣领与袖口，拨正勋章，咳了两下以遏制下面的嘈杂，道貌岸然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上帝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应该回以虔诚的感恩，（情理并发）然而，命运却让贫穷、疾病、潦倒、困苦……无一不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这种不公的安排让我们被迫地学会逆来顺受，被迫承受那些丑恶的有钱人无理的鞭笞与谩骂，被迫沦为卑贱的下等人，（这种言辞的激昂度自己也不禁一震，稍有缓和地接着说）想一想吧！在你们身边有多少亲人在对命运的怨恨中悲惨地死去！（在身上划一个“十字”，双手交叉贴着额头，闭眼，惺惺作态）愿死去亲人的灵魂得以安息。圣灵的祖啊，阿门！

众人（跟着做，重复他的话）

卡塞林（突然猛捶一下演讲桌面，厉声大喊）难道我们不该起来抗争吗？难道我们就甘愿这种命运的安排吗？（义愤）站

起来吧！我的亲人！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打垮那些罪恶的魔鬼，去做自己的主人！

众人（先是被那锤声一颤，之后爆发出震耳的喝彩声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卡塞林（傲世自得着，眼中不再是仇恨与不满，那是一种不甘命运的冷酷）。

叶卡尼娜（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那声音颤抖而急促，像是一层薄纸，但却足以穿透一切嘈杂）尊敬的卡塞林先生！您还认识我吗？

卡塞林（觉得声音耳熟，心不由一惊，四下寻找，惊恐地）是谁？

叶卡尼娜（恳切地）您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我是叶卡尼娜呀！

众人（寻声望去，纷纷让开）

卡塞林（认出，脸色顿时铁青）你——你！

叶卡尼娜（兴奋地）我刚才在外面就觉得您很面熟，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是您！这么大的威风，这么大的神气，想想以前的您，还只是个……

卡塞林（神色张皇，不等她说完，赫然怒吼）住口！不许你胡说！我怎么可能认识你！

叶卡尼娜（不相信地）哦！不，先生，难道您真的忘记我了吗？您曾说过我是多么地美丽动人，您也曾说过为了我，您愿意舍弃一切，甚至于您的生命，这些您

都不记得了吗？我想您一定是在跟我开个玩笑，是吗？一定是这样的……

卡塞林（汗水布满额头，神经绷紧，慌张地喊）
卫兵，卫兵在哪？把这个丑陋的疯女人抓走，快！快！

卫兵（从人群中涌出，拖着她向监狱的方向）

叶卡尼娜（惊慌而哭）不！不！这是怎么回事？

（向卫兵）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卫兵（置之不理，依旧向后拖着）

叶卡尼娜（哭喊着）先生！卡塞林先生，我是叶卡尼娜，叶卡尼娜夫人哪，您快跟他们说，您认识我，您是认识我的，先生！先……（人已看不到了，声音也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中）

众人（瞠目结舌，暗自猜测着，有的三三两两聚成一簇低声讨论）

卡塞林（下意识地整整衣襟以掩盖神色的慌乱）
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对刚才发生的事有种种疑惑与揣测，那么，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眼睛四下忙乱地扫着，脑中飞快地想对策）

众人（翘首以待，非同寻常的静）

卡塞林（喝了一口水，自语）天气怎么这么热，
（掏出手帕，擦拭额头早已凝滞的汗珠，忽灵光一闪，放下手帕，定下神开始他的感言）今天，我站在这里，心里的激动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

们！”感谢你们长久以来对我的信赖与支持，我的全部功勋是你们的，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作为回报，我会将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们，为人民的平等、安定、友爱、和睦而奋斗终生！（言辞铿锵有力，声情并茂）

众人（欢呼雀跃以至沸腾）

卡塞林（慷慨陈词）可是，我们必须知道，历史上每一次壮举都必须经得起黑暗势力的一次又一次来袭，这些人会想尽办法先整垮其领导者，（声泪俱下）他们编造一些不堪入耳的谎言来诋毁我，污蔑我，要将我重重地击垮，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在公众面前名誉扫地，让我们这个凝聚的队伍变成一盘散沙，这样，他们便可以乘虚而入，将我们彻底地摧毁！

（旁白）一语惊醒梦中人

众人（如梦初醒，恍然地点着头）

卡塞林（静默一分钟，说）刚才你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伙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相信你们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把她送去监狱，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仁慈，（声音高调）要知道，我们是在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正义的使者！（佯装苦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不在乎自己最终能得到什么，我只希望你们——我坚实的堡垒，永远矗立在我的身后，即

便是再恶毒的诽谤，威吓或是陷害，也不能动摇我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终身的决心！

众人（声嘶力竭地应和着，又是沸腾）

卡塞林（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可名状的笑意，似嘲讽又似得意，大步迈下高高在上的台级，在人们的簇拥下，消失在青天白日之间）

（旁白）人活着本身就是个骗局，之所以活着，就是每个人都预备将毕生作为代价苦苦地找寻一个足以骗过自己使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罢了。有的人在醉世中依旧醒着，有的人却宁愿要在这“白己是黑，黑不仅仅是更黑”的人性的围棋盘上再添上凝重的一子。悲哀啊！悲哀啊！（圣歌响起）

（圣歌内容）

顺服掌权的

1=G4/4 中速 忠心地（罗 13：1-5）

5 3 2 1 1 1 | 6 1 1 6 6 5 - | 5 5 6 1
3 6 5 | 3 6 1 2 3 2 - | 3 2 2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

3 1 7 6 | 5 3 7 6 - | 5 6 1 2 3 6 5
| 6 5 4 3 2 1 3 2 | 5 6 6 4 3

3

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

2 | 1 - - - | 1 1 2 3 1 7 6 5 3 | 6 6 1
7 6 5 6 - | 5 5 3 5 2 6 1 7
6

刑 罚。 作官 的原 不是 叫 行善的
 惧 怕 乃是 叫 作恶 的惧

| 5 - 3 5 5 | 6 5 4 6 5 4 | 3 - 6 2 3 5 | 1
7 6 1 5 5 1 | 3 3 2 2 1 - | 1
1

怕。 你愿意 不惧怕 掌权的 吗？ 你只 要 行
 善，就可 得他 的称 赞， 因为

2 7 6 | 6 6 5 3 5 - | 6 3 3 2 1 | 2 - -
 - | 3 3 2 3 1 | 1 7 6 5 6 -
 | 6 5

他 是神的 用 人， 是与你 有益 的。

你若 作恶， 却当 惧 怕， 因为

6 1 1 7 6 5 3 5 | 6 6 0 5 • 5 | 6 5 3 6 5
 - | 6 3 5 3 2 2 1 7 | 6 3 5 6
 —

他 不是 空空的 佩剑。 他 是神的 用
 人， 是伸 冤的， 刑罚 那 作恶
 的。

| 1 7 6 3 • 5 | 1 3 2 1 5 — | 5 5 3 6
5 3 2 3 | 6 3 3 6 1 5 — | 5 4
3

所 以 你 们 必须 顺 服， 不但是 因
 为 刑 罚， 也是 因为良 心， 也是
 因

3 2 1 — ||
 为良 心。

接连

网撒在海里

1=D4/4 中速 自省地 (太 13: 47-48)

5 3 3 5 3 | 2 2 3 1 7 6 | 6 • 5 4 3 2 1
| 3 - - - | 6 • 3 2 3 1 | 7 7 6
5

天国又好象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

6 6 | 1 7 6 3 5 | 1 7 6 5 6 - | 6 3
6 • 1 | 7 6 5 — | 5 6 — 2 | 1 -
- - ||

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
丢弃了。丢 弃 了。

伴《网》有声起

(旁白) 女人就像海里的鱼儿，随时会被天网捕
捞，也许有的早已急不可待，也有的
竭力

躲避，这张网带领你的并非全是天堂，只有那些
“好眼睛”的人才会看见它正诱惑着
你使你

通向无底的地狱。

女人啊，女人……你是否知晓自己那生
命里的亚当，你可否画一个“爱”在
心中

铭记，为何你要做失堕的天使，无光的涟漪。

女人啊，女人……快在迷失中找回自己
吧，让旭日在你的头顶撒播光辉，将
一切

看得淡些吧，抛开那浮华名利，将生命看得浓些
吧，大好光阴等待着您。

女人啊，女人……昂起头对那天网说：
“我蔑视你，你的统治无法操纵我身
躯里
的灵魂，你的威慑又怎能让我那追求真爱的心儿动
摇退缩。我不会因是条平凡的鱼而流
泪，
相反，我要笑着去过我自己选择的生活，那——才
是我要的幸福。”

女人啊，女人……为何不做心灵的女
神，那些沉迷于世俗的女人们啊，何
时才能
从睡梦中清醒，把那天网虚伪的面纱咬穿。

女人啊，女人……

第三幕

时间 正午时分

人物 米切尔

柏丽莎

卡塞林

劳莱特——爱姆贝尔府的管家

克勃拉——劳莱特的妻子，爱姆贝尔府女管
家

罗 恩——卡塞林雇佣的医生

凯 伦——爱姆贝尔府的女仆

琼斯太太——柏丽莎的房东

赖吉勒——当地的地痞流氓总头儿

其他地痞流氓四五人

第一场

（ 旁 白 ） 一个房间，一个人，那一道门似
乎隔出了两个世界，这边的世界注定

没有阳光。缭绕的黑雾能模糊一切无生命的东西，却模糊不了人的心……

劳 莱 特 （脚步声急促而切近，随即敲门声冲破了这一片死寂）老爷……（不等里面答语，就把那黑色的雾撕开一道狭长的缝隙，外面世界的阳光一泄而入，欲紧走上前）

卡 塞 林 （背对着门，厉声大吼）把门关上！

劳 莱 特 （惊骇而栗）是，是……老爷，我马上关。（快步回身关门）

卡 塞 林 （将冒着青烟的烟斗放入口中，依旧背对着，当房间里最后一缕光线被驱赶回去的时候，便才放心地）恩……

劳 莱 特 （蹑手蹑脚向身影轮廓）

卡 塞 林 （含着烟斗，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都办好了吗？

劳 莱 特 （站其侧身，点头哈腰，喜眉谄笑）老爷，您放心，一切都办妥了，我保证，那个女人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卡 塞 林 （邪恶地露出一丝笑）好，你做得很好，不过，还有……

劳 莱 特 （先意承志，诡秘地侧目而察）您尽管放心，该做的我不会让它留有一丝的后患，不该说的我死也不会露出半个字，您看，怎么样？

卡 塞 林 你真是个聪明人哪……

劳 莱 特 是老爷教导有方呢……

卡塞林 食物——不一定非要一下子吞到肚子里，消灭掉；要知道，慢慢地咀嚼，一点一点地将它们嚼碎才更有滋味，更过瘾。

劳莱特 （诡秘）我懂了，我这就去办，只是……

卡塞林 事成之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劳莱特 （别有会意的一笑）谢老爷，能为老爷办事也是小的的荣幸。

卡塞林 好了，没什么事了，去忙吧……

劳莱特 （俯身退出门外，欲关门）

卡塞林 （仍旧背对着，先觉）门——别关，我要见见阳光。

劳莱特 （匪夷所思）是。（下）

（旁白） 地狱的大门为你敞开
天堂的小窗早已关闭
你
不敢让那丑陋的灵魂晒晒太阳
又怎配见得来自天堂的神光
神的光恩泽于每一个人
让他们洗净身上的罪
而你
宁愿在这死荫之地
做黑暗之子

烟斗里忽闪的火光孕育出一圈圈青黄的烟云，一个个扶摇直上，依附（弥散）在那黑色的雾气里。

米 切 尔 （步履沉重而执著，经过那道门却毫无停留之意）

卡 塞 林 你要去哪？（转身怒目而视）

米 切 尔 （斜目而扫，漠然置之，欲走）

卡 塞 林 （震怒）回答我的话！

米 切 尔 （抬头冷视）我——出去走走。

卡 塞 林 出去走走？（冷笑一声，目光犀利而冷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哪些好事吗？（痛惜）我的钱！你把我的钱怎么样了？！（愤恨）你竟然把它们给了别人！要不是我早有准备叫人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的钱就成为别人的了！

米 切 尔 （沉吟）天！我简直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沉痛）这么说，您拿回了那一点点钱！（抗愤）就那么一点钱，您也硬生生地把它们要了回来！您太可怕了！难道您就连一点儿悲悯之心都没有吗……？

卡 塞 林 悲悯之心？什么悲悯之心！那是一把使你通向地狱的利剑，它会把你一刀一刀插得体无完肤，放干你的最后一滴血，让我有悲悯之心，等于让我去死！我已经够仁慈的了，这钱揣在他怀里足有3个小时，我才只要他那点利息，真是让他占了个大便宜，可是，他却赖着不给钱，还跪在地上装可怜，真是让人晦气极了。不过，好

歹我的人抢回了几件破旧的衣服，也算是一个补偿。

（自鸣得意）

米 切 尔 （痛心疾首）您——您还是我的父亲吗…… （ 哽 咽 ）

卡 塞 林 我当然是。我倒要问问你，你——就是这么做我的儿子的？（横眉冷峻，从内兜里将那★ ★掏出，摊放在手中）这就是我险些痛失掉的那★

★。（狐疑）你是只有这些吗？是不是还藏了好多？说不定还有从我这偷去的！（忽地变脸）哦，我的乖儿子！看在上帝的面上，把你的全部财产都交托给爸爸吧！爸爸会替你保管得安安全全、妥妥当当。（接连）但若是让我知道有人把我的东西窃去做不该做的事，我绝对会让他难过！

（停顿片刻，再次变脸）米切尔！你是我的孩子！我是绝对信任你的！

（伪恳）我亲爱的孩子！告诉爸爸！你到底还有多少钱？？（急切甚至于疯狂）

米 切 尔 （眼中早已噙满泪水，苦痛）为什么您会变成这样！？难道利欲——这个万恶的魔鬼连您的心也一并吞噬掉了吗？

卡 塞 林 （像一只野兽一样疯狂地扑向米切尔）不要说那些废话了！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钱？

米 切 尔 （眼中一片死寂，拨开那双重压肩头的手，凝重的空气滞留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依附着它们各自世界的主人）我——
什么都没有，但我却敢说，在这个世间，
我是最富有的人！（猛捶着左胸，凝视着）那是因为我有一颗真实的心，
这就是我全部的财产，这样的财产，
你要吗？（眼中迸发着烈焰）

卡 塞 林 （愕然无语）

米 切 尔 （沉痛地笑）你怎么会要！你是不会要的！因为在你的眼中，那铜臭的金钱早已超越了人格！超越了尊严！甚至于超越了我们父子间的血脉深恩！我一直以为这亲情可以任凭风吹雨打，沧桑变化而仍旧牢不可破！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原来它竟是这样不堪一击！这样的脆弱！只一枚小小的钱币就让它残碎无存，情飞义灭了。可笑！实在是太可笑了！（苦痛仰天长笑，泪涌眶）

卡 塞 林 （无言以对，半晌抖出一个字）你……

米 切 尔 （满含泪，声音颤抖而坚决）对！是我！钱是我给的！你不是问我到底有多少钱吗？

卡 塞 林 （等不及地）对，快说！

米 切 尔 全在你的手中！

卡 塞 林 （目光急忙转向手中那★ ★，急切地一个一个数着，一遍过后，仍是那

些，看了看米切尔，又注目在钱上，不相信地在心里又暗数了几遍）

米 切 尔 （望父亲那扭曲的面容、鄙视）数完了吗？

卡 塞 林 （因连数几遍都没多出一个子儿，犹生出一肚子恼火）用得你提醒我！（喃喃自语）怎么还是这些！

米 切 尔 当然。因为我只有这些！

卡 塞 林 你说你就这些，怎么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你把我的钱藏哪了？告诉我！藏哪了？（狰狞大喊）

米 切 尔 我没有任何钱可藏，我再说一遍，我只有这★__★，而这钱也并不是你的，那是母亲生前为人洗衣做工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吗？她是因为积劳成疾、郁郁而终的。（愤恨）可是，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你都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治她的病！甚至没有陪伴在她的身边一刻！你只知道去迎合、去奉承、去讨好、去谄媚……去千方百计摇尾乞怜求得那些人的舍予，然后将那钱视若生命般的占有、收集，以扩张你的满足感和占有欲，全然不管自己的家人垂死在生死边缘的困窘与哀伤！我痛恨你！更鄙视你！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卡 塞 林 （恼羞成怒）你——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儿子，你血管里流的是我的血！

米 切 尔 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不做你的儿子！

我是和你不一样的人！正如这★ ★
与你所占有的那些虽然同是钱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母亲临终前把它们交给我，千遍万遍地对我说：

“钱——只有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才有价值！答应我！永远不要做钱的奴仆，永远不要让金钱成为你生命里的主题！！（仰天，泪下）母亲…… ……

卡 塞 林 那个女人竟会这么说，可恶！

米 切 尔 真正可恶的人是你！最可悲的人也是你！（激动地）当我看到那些贫病交加，痛苦挣扎的人们时，我的心会被深深地触动，那种如刀割般的感受会让我痛，让我从心底深处的疼痛！为了治愈这种痛，我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我全部的财产去尽我的一份力！（语气骤低，沉静）而我所有的财产就是你手中攥着的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遗物……（超乎寻常的静过后）我想：

“母亲在天堂应该可以笑着流泪了……她的孩子兑现了她的遗愿，他没有让金钱主宰他的生命，他已经让这最后的遗物体现了它们的价值，成

为了一种心灵的永恒！（一刹，胸中烈焰爆发）而你！却情愿做世俗浊浪的弄潮儿，戴着那冠冕堂皇的面具去遮挡那丑恶的容颜，而所谓的肉体也只不过是虚伪的面孔所拼凑而成的空壳而已。所以，你——注定一生可悲！

卡 塞 林

住口！你竟敢指责我！这个世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指责我。可悲，我怎么会可悲！我拥有数不清的财富，我有无人能及、万人尊崇的地位，我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我要做世界的主宰！这是我生命里全部的快乐！

米 切 尔

（低沉）如果守着钱，时刻在提防与戒备中盘究错结，那人生可就真的失去了它完美的结局，我宁愿带着一身的简单，远离喧嚣的虐杀，逃离悲惨的境地，没有利欲的侵蚀，也没有欲望的掠夺，做一个善良的“释权人”。如果说这已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那我情愿不去相衬，飘然而去做一个落伍的幸运者！哀叹过后，却也满足了！因为我没有将我的灵魂，安置在形同猫狗一般的躯壳！我要的——是灵魂的解脱！！（声音经久不息，盘旋回荡在空气里）

（幕下 换场）

第二场

（那间小屋，柏丽莎上）

柏丽莎 （将冒着热气的早饭放在桌上，用盖子盖好，看天色，自吟）母亲怎么还不回来？（从柜子里拿出要交付的衣服，走出家门，一路布满沉重的脚步，那幢建筑愈渐

清晰，心便愈加作痛）（到门前，轻抚着那青砖石墙，轻拭着那写着“爱姆贝尔府”门牌上的锈迹，止不住泪涟涟）

凯伦 （从楼小门出）

柏丽莎 （看到有人出来，急忙用手帕抹去泪水）

凯伦 （将大门打开，至门外，惊讶地）这么快就做完了！（接过衣服，一看）你缝得真好！这么细致的手工真是不多见了。

柏丽莎 （腼腆一笑）哪里！（这笑却掩不住内心的哀伤，不住地向里看）

凯伦 （莞尔而笑）像我们这等的身份地位，一辈子也不会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伤感）

柏丽莎 （酸楚）你能告诉我！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吗？（恳切）

凯林 卡塞林先生，他是一个好了不起的人！他一直在为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做主，他要让我们都过上……

（这时，那幢楼突然爆发出山崩般的怒吼不禁使她们一颤，一个人（卡塞林）吼着：你——只能顺从我！另一个（米切尔）：我要去选择自己的生

活！接着，便听到一阵狗的狂吠，俩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突然，一条凶狠的大狗窜出门外，直扑向柏丽莎）

柏丽莎 （惊恐至极，倒地）

路人 （铁青着脸，凝神屏息）

凯伦 （惊呆）上帝啊！（手中衣服飘落在地）

（与此同时，米切尔自楼正门出）

米切尔 （脸上尚带着愤怒，望见很多人围在一起，有些惊讶，走近发现地上竟躺着一个

人，预感事情不秒，迅急上前，冲破那些围观的看客，但看见狗凶狠残暴地嘶咬着她（柏丽莎）的裙摆，还有在地上的斑斑血痕，怒至顶峰，猛一脚将那恶犬踹出老远，俯身将柏丽莎抱起的一瞬，心不禁一震，一种心灵相系的紧张感油然而生）

柏丽莎 （心依偎，人朦胧）

米切尔 （紧紧地抱着柏丽莎，向围着的人群）让开！（转向凯伦，神情急迫）快去叫罗恩医生！快！

凯伦 （才转过神来）噢——噢！（至场边，下）

米切尔 （急速跑向楼，那一缕炽热的阳光映在他的脸上）

（克勃拉从楼侧门出）

克勃拉 （人未到，声先起）哎呀！我的少爷！您这是怎么拉！（看到米切尔手上沾着的血迹，故作怜惜，全然漠视眼前的那女子的状况）啊！血！少爷！您

流血了！让我看看您伤到了哪里！

（故作姿态）

米 切 尔 （急迫）我没事！你躲开！

克 勃 拉 （脸色骤变）

（恰在此刻，那条狗似有心机的发出几声哀
嗥）

克 勃 拉 （转向狗）上帝呀！（跑向狗，蹲下抱
着狗的头，惺惺作态）可怜的翰斯！
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说着便泪
一把，涕一把）

（那狗应和着，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不住地哀嗥，似乎在告示她，它有多
么地委屈）

米 切 尔 （义愤填膺）是我！（早已火冒三丈，
沉沉地问）你预备怎么样！

克 勃 拉 （站起）我能怎么样！您是少爷！我是
仆人！只是，我必须提醒少爷您，翰
斯可是老爷的爱犬，要是老爷怪罪下
来，哎~~~我可该怎么说呢？（诡诈地
看着米切尔，暗暗得意）

米 切 尔 （蔑视）你就说我要勒死这条恶狗！

克 勃 拉 （震惊）什么！

米 切 尔 我现在是只发疯的野兽，你最好不要
惹我性起，否则要勒死的就不止是这
条恶狗！

克 勃 拉 （吓得魂飞魄散）是，是，少爷！

（米切尔抱着柏丽莎自正门进楼） （幕
落）
